

中

東

問

題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十二次學術座談會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五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四十二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中東問題」。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張彝鼎、尹慶耀、谷正鼎、趙惠謨、郭乾輝、陳元、關中、張棟材、盛子良、孫德湘、陳澤豐、宋淵貴、鄧公玄、石樂三、羅石圃、杜光楨、高錚、定中明、馮達、王建勛、王人傑、陳紹賢、張煥卿、朱少先、雷松生、張和蘊、沈鈞傳等二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今天國際關係研究所舉行第四十二次學術座談會，承各專家學者踴躍參加，深感榮幸，本所吳主任因另有要公未能親自出席，所以由本人代為主持。今天討論的專題是「中東問題」。目前冷戰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方面又有兩個重要戰場，即是東南亞與中東，最近中東的緊張情勢已駕凌東南亞之上，因此中東問題格外受到普遍注目。自從美蘇同意在中東促成以阿停火九十天以後，中東和平已出現一線曙光，但是由於埃及在停火期間，暗中將飛彈基地移近蘇彝士運河區，使和談無法如期開始而告停頓。尤其到最近埃及總統納塞突然逝世，阿拉伯國家大有羣龍無首之象，致使中東局勢更陷於混亂狀態。本所今天特邀請各位專家學者前來座談，其意義之重大，可想而知。在還沒有請各位專家學者發言以前，想請本所石樂三先生先作簡短的報告，然後請各專家學者發表高論，現在我們先請石先生報告。

主席、各位先生：

本人願就這次座談會所擬定「中東問題」專題範圍內，作一簡單的分析，請各位先生指教。

俄毛對埃展開權力鬥爭

中共實為中東叛亂禍源

一、納塞去世俄毛對埃將展開權力鬭爭

埃及總統納塞，因患心臟病，突於九月二十八日逝世，舉世為之震驚。

西方輿論界及外交觀察家，認為不但埃及失去一位强有力的領袖，即阿拉伯世界亦喪失領導中心；而在紐約舉行的中東和平談判，更將陷于困境。更認未來的中東局勢，將越趨混亂；阿拉伯各國間的權力鬥爭，亦將隨之加深。

莫斯科當局認為納塞之死，是一個無法補償的損失，並決定由柯錫金總理親往埃及參加納塞的喪禮。

納塞逝世對中東及世局的影響很大，茲加以分析：

(一)埃及方面：埃及副總統沙達特(Sadat)已被任命為臨時總統。根據埃及憲法的規定，臨時總統任期將持續六十天。沙達特已由埃及的唯一執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Arab Socialist Union)正式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繼由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一致通過，最後將於十月十五日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決定，因僅有一名總統候選人，沙達特的當選，已成定局。沙達特業經公開聲明，未來的新政府，將採取集體領導制度。這顯示埃及內政的複雜，可能導致權力鬥爭的局面。

(二)阿拉伯國家方面，一向是以「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為領導核心。這個組織，過去對於排解阿拉伯國家間之紛爭，不無貢獻。諸如：去年巴勒斯坦游擊隊在黎巴嫩之暴動，幾乎釀成一場內戰，與夫最近約旦與游擊隊所發生的內戰。完全有賴於納塞一手之力，透過「阿拉伯聯盟」組織，召開阿拉伯高峯會議，最後才達成停火協議。今納塞猝然去世，頓失領導的中心，游擊隊可能隨時在約旦製造暴亂，一旦約旦內戰再起，恐將無法加以抑制。

(三)以色列方面：對於納塞去世，認為中東的絆腳石業已除去；同時也對納塞的繼任者表示疑慮，認為中東和平前途仍不可樂觀。但納塞在贊同政治解決中東問題原則下，囑顧其所領導之「阿拉伯社會主義集團」國家——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及阿爾及利亞等國，以及巴勒斯坦游擊隊之強烈反對，決然接受美國中東「停火與和談」之建議，使阿拉伯各國的主戰派立場軟化，實有利於中東和平談判之進行。今納塞去世，無疑地，將使以色列在和談中失掉一個肯解決糾紛的對手，這未嘗不是以色列引以為憾的事。

(四)非洲團結組織及不結盟國家組織方面：埃及在這兩大組織中，均以盟主自居，今後對國際活動上自不無影響。

(五)西方國家方面：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結束後，阿拉伯國家多與英美斷絕外交關係，埃、英邦交早已恢復，獨與美國邦交，一直未能恢復。但美國正圖利用中東和平談判機會，希望恢復兩國外交關係，不料經此巨變，前途更為渺茫。然而美國與其他親西方之阿拉伯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黎巴嫩、科威特、突尼西亞及摩洛哥等，相互間之關係，可能更進一步有所增進。

(六)蘇俄方面：由于納塞是一位虔誠的回教徒，共產邪說不為所染，今日共黨在埃仍為非法組織，因之蘇俄對埃及不得不採取彈性政策。根據外傳消息，克里姆林宮領導階層曾利用埃及親俄份子——沙布瑞(Sabry)從事顛覆納塞政權，一度被軟禁，並被納塞解除其所有副總統、總理及「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秘書長職務，最後僅留其黨內最高執行委員會委員一職。沙布瑞今後在埃及新政府中，無疑將担任重要職務。同時蘇俄對埃及新政權更將加強控制，對西方自為不利。

(七)中共方面：中共與埃及關係，因受蘇俄影響，始終未獲發展。更由于中共駐埃使館去年在亞力山大港策動暴亂，結果中共偽臨時代辦尹匪德馨被驅逐出境，迄今尚未派人接替。這次納塞的葬禮，北平偽政權原擬派周匪恩來參加，嗣後因蘇俄總理柯錫金率團參加，故臨時改為郭匪沫若。中共乘機忽送秋波，箇中必有陰謀，顯然有恢復偽大使的企圖，以便加緊對埃及的滲透顛覆活動，進而對蘇俄展開權力鬥爭。美國可趁機爭取有利的形勢。

二、中共慫恿游擊隊是約旦戰爭的禍源

約旦陸軍與巴勒斯坦游擊隊，在突尼西亞總理拉德甘(Ladgham)監督下，業於十月十四日在安曼簽訂新協定，是向和平邁進一步。依照這項協定，約旦政府將承認由十一個「巴游」組織的中央委員會。同時「巴游」組織亦同意約旦政府有權逮捕和審判破壞法律的游擊隊份子，並同意不在市區攜帶槍械或舉行實彈演習。但，極端親共主義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已誓言繼續策劃推翻約旦胡笙國王政權的戰鬥，足證背後仍有中共的慫恿和支助，將來約旦內亂必將連續發生。

約旦在最近十天內亂中，損失慘重，人民飽嘗痛苦，幸賴胡笙國王英勇奮鬥的精神，收平了游擊隊的叛亂，敗退了敘利亞軍隊的兩度入侵，使我們

深信一切唯有依賴自己的力量，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約旦內戰觸發的原因大致有四：

(一)約旦與游擊隊失去控制 約旦政府與巴勒斯坦游擊組織，過去曾經多次簽訂停火協定，但結果屢經游擊隊破壞無遺。游擊隊中派系複雜，互相傾軋，代表溫和派的法塔(Al Fatah)領袖阿拉法特(Arafat)，僅可控制其本身之隊伍，但不能約束極端派游擊隊，包括馬列主義的人民解放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PFLP)，首領為哈巴希(George Habash)，以及毛共主義的人民民主陣線(Popular Democratic Front-PDF)，首領哈瓦特麥(Nayef Hawatmeh)。相反地，約旦陸軍多屬拜都因(Beduns)民族，性情蠻悍，勇於作戰，効忠王室；但勤王軍對游擊隊一再違反協定，得寸進尺，深表憤怒，忍無可忍，最後始向胡笙提出警告，如不以武方解決游擊隊，則將單獨採取行動。可見胡笙對游擊隊採取軍事行動，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

(二)劫機事件促使胡笙採取行動 胡笙國王對劫機事件異常激怒，認為是阿拉伯人的最大恥辱，故曾決心設法拯救被「人民解放陣線」所劫持的三架飛機。不料在馳援部隊到達目的地途中，被劫飛機竟全部焚毀。又被游擊隊扣留當作人質的乘客中，還有若干是美國公民，胡笙為維護人道，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

(三)游擊隊對胡笙接受中東和平建議感到絕望 巴勒斯坦游擊組織一致主張以武方收復故鄉，而反對以任何政治方式解決中東問題。納塞與胡笙接受美國所提中東和平建議，使游擊隊頓感沮喪與絕望。因此，游擊隊決心伺機發動暴亂，使賈林特使主持的中東和平談判趨於瓦解。

(四)中共煽惑使游擊隊叛亂擴大 中共在中東進行滲透活動，無所不用其極。此次約旦內戰及劫機事件之引發，其中均有中共之背景。據外電報導：「在約旦戰事正在進行時，中共曾以兩艘貨船裝運大批武器駛抵波斯灣巴士拉(Basra)港口，經由伊拉克轉運約旦境內，交給游擊隊使用；同時更有中共軍事人員潛伏約境協助訓練游擊隊人員。」又據確悉：「劫機事件，亦由中共顧問所策劃。中共認為劫機暴行，是直接打擊西方國家最有效的方法，因為西方人尤其美國人，最愛惜生命，只要劫到大批人質，不怕西方國家不低頭就範。」

從以上各種因素看來，中共實為中東叛亂之禍根。吾人可以斷言，中共邪惡勢力一日不除，中東地區一日不得安寧。

三、美、俄之現行中東政策

美、俄二超級強國在中東的勢力，足以影響以、阿和戰前途。其對中東政策，互有異同，茲列舉如下：

(一)相同之點：

——贊同以政治方式和平解決中東問題，並依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之決議案，經由賈林特使主持中東和平談判。

——兩國在不捲入大戰前提下，互相對以、阿雙方提供援助，保持武器均衡政策。

(二)不同之點：

——美國為誠意解決中東危機，故提出中東和平建議，其步驟為：停火九十天；開始進行和平談判。

——蘇俄之現行中東政策，主張「控制」與「緊張局勢」並重。一面以防禦性武器(地对空薩姆二式及三式飛彈)提供埃及使用；一面製造緊張情勢，使埃及始終不能脫離蘇俄羈絆；更不許埃及對以色列作冒險性的挑戰。可見蘇俄謀和之誠意，不無疑問。

蘇俄對中東的實質問題，堅持以色列完全自其佔領區撤退，故博得阿拉伯人民的好感。美國基于其中東地區的利益，應儘早設法恢復在紐約舉行之中東和平談判，並應促使以色列自其佔領阿拉伯領土撤退；同時阿拉伯國家亦應承認以色列之存在，作為以色列撤退之交換條件。此外，更應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設法公平解決，以期獲得中東永久之和平。

四、我國應採取之對策

我國對於急遽變化中的阿拉伯世界，似應從四方面努力：

第一、展開國際宣傳工作，以更多的確證，揭發毛共在中東的陰謀，提高世人的警覺，認清毛共為禍患的根源。預料今後毛共除繼續支助與煽動巴勒斯坦游擊隊作亂外，並加深對中東地區之滲透，與蘇俄勢力相對壘。

第二、增強我對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黎巴嫩各友好國家的關

係，使其成爲中東的反共堡壘。

第三、展開外交攻勢，以現有的外交據點，對於解體後的納塞集團國家相機設法爭取。

第四、與我無邦交之親西方阿拉伯國家——突尼西亞、摩洛哥，乃至波斯灣之石油小國，亦應配合國民外交途徑進行活動。

總之，阿拉伯國家在短期內，將成爲各自爲政的混亂狀態，我應如何掌握此一中東新局勢，善加運用，實爲當前之亟務。

高 鐸先生：

中東仍將是不戰不和之拖局

約旦內戰原因並未完全消除

主席、各位先生：

最近中東發生三件大事，頗引世人的注意：(一)以阿和談，(二)約旦內戰，(三)納塞猝逝。

納塞突於今年九月廿八日猝逝，不但影響以阿和談及阿拉伯國家內部之團結合作，而且對蘇聯在中東地區之擴張，英美在中東勢力之消長，以及共匪對中東之滲透，亦有相當程度之影響。至於是好是壞，是禍是福，甚難揣測，而且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看法，今天不擬多談。現謹就以阿和談及約旦內戰兩個問題，作一簡單剖析，敬請諸位學者專家指教。

先談以阿和談問題：以色列、阿聯與約旦三國接受美國和平計劃後，於八月七日在蘇彝士運河區實施停火九十天。三國駐聯合國代表旋於八月廿五日在紐約開始由聯合國特使賈林主持之間接和平談判。嗣因埃及一再違反停火協議，在運河停火區增設飛彈，以色列乃於九月六日發表聲明在運河區軍事設施未回復原狀之前，以色列中止參加和談。迄至目前爲止，埃及仍拒絕自運河區移回飛彈，而以色列則仍堅拒參加和談。現賈林特使已離紐約返回其莫斯科任所，雖然英、美、法、蘇四國駐聯合國代表繼續舉行有關中東和平之會談，但就實際情勢看來，以阿和談短時間內恐難望恢復。

此外，以阿和談，當有下述幾個不可樂觀的因素：(一)是雙方對實質

問題仍各持一己立場；阿方要求以色列撤出全部佔領區，以方要求相互承認安全疆界線，決不重返一九六七年戰前疆界。對此雙方均無讓步表示。(二)是巴勒斯坦突擊組織在共匪支持下，阻擾中東問題之政治解決。(三)蘇聯希望在中東繼續維持緊張局勢以保持其在中東之影響力。(四)納塞之逝世，其繼任人因聲望不夠，不敢積極與以色列謀和。

以阿和談前途既然困難重重，不可樂觀，但亦不致再度發生大戰，因爲以阿雙方及其背後之美、蘇均尚能採取謹慎而理智之行動，避免引發全面戰爭。故在可預見之未來，中東局面仍將爲一不戰不和之「拖局」。

現在再談約旦內戰：講到約旦內戰，不能不提巴勒斯坦突擊組織。突擊組織是以巴勒斯坦難民爲組成份子，以武力解放巴勒斯坦爲號召。其單位多達廿七個，武裝兵員總數約兩萬人。其中主要者有四：(1)巴勒斯坦解放運動 (Fatah) 約七千人，爲最大之突擊組織，其領袖爲阿拉法特 (Arafat) 屬溫和派，總部設在安曼。(2)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 (Saiga) 約五千人，總部在大馬士革，受敘利亞政府之節制。(3)巴勒斯坦解放軍 (PLA) 約六千人，分駐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及約旦，受各駐在國之節制，但駐約境者係受伊拉克之節制，總部在大馬士革。(4)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 (PFLP)，約一千餘人，屬極端派，以劫機等恐怖活動而聞名。其領袖爲哈巴希 (Habash)。各突擊隊立場分歧，各自爲政，其主要基地多在約旦。故在約旦境內之突擊隊人數最多。其勢力不斷擴張，拒受約旦政府之節制，儼然成爲「國中之國」，擾亂社會秩序，自設關卡，勒索捐獻，對約旦之主權、獨立構成嚴重威脅。且突擊隊不斷潛入以色列佔領區從事突擊活動，招致以色列對約旦之報復，危及約旦安全。約王胡笙對突擊隊活動屢欲加以限制，而突擊隊却拒絕接受，因此導致約旦政府軍與突擊隊間之不斷衝突。

今年七月約旦與埃及接受美國和平計劃，以阿雙方並於八月七日實施停火。但突擊隊則拒絕美國和平計劃，並聲明將破壞停火行動；同時分自約旦及黎巴嫩向以色列發動攻擊，並進而劫持民航機。胡笙國王忍無可忍，乃對境內突擊隊改採強硬立場，將駐防以色列邊境部隊調返安曼警衛，突擊隊抨擊胡笙國王此舉旨在壓制突擊隊活動，雙方即不斷發生衝突。至九月十六日約王頒詔成立軍政府，宣佈進入軍法統治，實施戒嚴令，當晚在安曼及北部地區發生激烈戰鬥。阿拉伯各國元首於九月廿二日在開羅舉行緊急會議，從

中調解；結果約王與突擊隊領袖阿拉法特於廿七日達成協議，議定政府軍與突擊隊同時撤出安曼，北部大城伊爾必（IRBID）及其他城鎮恢復文人統治，另成立一高級委員會由突尼西亞總理任主席監督協議之實施，於是歷時十一日死傷一萬餘人之約且內戰至此趨於平息。

約且經過此次內戰之後，其未來局勢之發展，可分三點說明：（一）突擊隊在此次內戰中遭受慘重挫折，可望收斂一時，惟對約王胡笙始終仍是一嚴重威脅，復以約且對以阿糾紛主張政治解決，而突擊隊則堅主以武力解放巴勒斯坦。雙方基本意見分歧，今後雙方勢將繼續對立。（二）今後約王胡笙之處境將益為困難。此次內戰約政府軍雖予突擊隊以重創，並逐退進侵之敘利亞軍而獲得勝利，但突擊隊仍受民間之支持（約境內巴勒斯坦人佔總人口二百五萬九千人之百分之六十五），且巴勒斯坦難民在戰亂中死傷慘重，相當影響胡笙國王之聲望。而阿拉伯國家對約王「槍口向內」復多指責，利比亞、科威特並斷絕對約且之捐助。故約王今後在內政及經濟方面必將遭遇更多困難。（三）共匪在約且內戰中以人員及武器積極支援突擊隊，並曠使突擊隊奪取安曼及北部地區，今後共匪對突擊隊之支援及煽動勢將加強。突擊隊與約且政府軍之衝突恐仍難避免。

定中明先生：

以阿之爭實美蘇冷戰延伸

納塞逝世未始非中東之福

中東問題之癥結表面上固在「以阿之爭」，而實質上乃美蘇兩巨強冷戰之延伸。中東數世紀以來，向為英法等國之勢力範圍，二次大戰後美國勢力始逐漸介入。蘇俄為欲達成它南進政策，不惜千方百計打入地中海，以色列的建國，遂給予蘇俄一大好機會，利用以阿的對立，製造糾紛，煽動阿拉伯的民族意識來反美反英。果然十餘年來，蘇俄艦隊已不費一彈、未折一兵地開入了地中海，受到阿拉伯人民的歡呼，以與美第六艦隊分庭抗禮。

納塞為俄所用後悔莫及

中東問題

埃及納塞的崛起，聽說本來是美國的策動，惟因美國運用不當，反為蘇俄所奪取，作為反美反西方的政治工具。其主要原因為美國及西方拒絕無條件地貸款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壩，而蘇俄乘機而入，一口承諾無條件地給予貸款，並以技術援助，協助埃及修建高壩。埃及於感激之餘，遂一怒而反美親俄。十餘年來，納塞挾蘇俄之力，在中東扮演反西方反美國的重要角色，掀起了驚天動地的蘇彝士運河收歸國有事件；接着引起英、法、以三國聯軍的對埃及進攻等危機，雖然美蘇分別警告英法以撤兵，結果阿人只感激蘇俄而仍然反美，而納塞在阿人的心目中，成了偉大的民族英雄，地位達到了巔峯。

蘇俄利用納塞的領袖慾和政治野心，暗中慫恿他做阿拉伯的盟主，建立一個東起波斯灣（阿人稱阿拉伯灣），西迄大西洋的龐大帝國或聯邦。為了遂行此計劃，必須首先剷除所有皇室，於是乃先後有伊拉克皇室的慘遭殺戮，接着有約且王之幾次險遭不測，最後有葉門國王柏德爾（Iman Badr）的遭受叛軍的襲擊，發動政變，企圖推翻王室，結果國王化裝逃脫，造成葉門保皇派與共和派間的內戰，延長七年之久。埃及公然派大軍七萬人入葉門助共和派作戰，而沙烏地則支持葉門皇室，間接形成埃沙兩國間的戰爭，也使沙王費索成為納塞的死敵，阿盟貌合神離，失去作用。直至一九六七年以阿「六日之戰」，納塞地位一落千丈，他才恍然大悟，上了蘇俄的大當，悔之晚矣！

游擊隊的坐大與共匪的野心

巴勒斯坦游擊隊經過改組整編後，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高委員會」，公推最大組織「法塔」Fatah（意即勝利）的領袖阿拉法特（Arat）埃及軍校出身，為納塞所拔識培植）為發言人Spokesman。聲勢日大，力量日壯，不僅可對以色列給予打擊與騷亂，同時也可對其他收容國尤其約且發生擾亂作用，遂為俄、毛共黨集團所垂青，爭相拉攏。毛共早想插足中東，加深美俄歧見，毛共年來積極滲透阿拉伯半島，以南葉門為基地，成立所謂「波斯灣人民解放軍」，準備在波斯灣進行滲透顛覆活動；另外則蓄意培植「巴游」中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其領袖為Dr. G. Habash）為其統戰工具。

自納塞與約王胡笙協議接納美國中東和平建議方案後，巴勒斯坦游擊隊即公開反對，終於導致「巴游」與約且陸軍間之大規模武裝衝突，演成九天

的內戰。雖然經過九月廿二日在開羅召開的阿盟高層緊急會議決議調處，復經納塞私人的斡旋，使約王胡笙與巴游領袖阿拉法特間簽署一項「和平協定」而達成暫時的和平解決，但因雙方基本立場相悖，絕難長期和平相處。而納塞的謀和計劃，遭到「巴游」的強烈反對，心中鬱抑憂苦，觸發了心臟宿疾，而終於不治；也可以說是納塞受共黨利用，自食惡果的下場。

納塞逝世對中東的影響

納塞執政十七年，以民族主義號召阿拉伯人團結反猶，贏得阿人普遍的崇敬與擁戴；但是由於他一時的意氣用事，走向了親俄親共的歧途，鑄成了終身的大錯，而不能擺脫。他樹立了不少政敵，使阿拉伯的團結遭受嚴重的阻礙，貌合神離，同床異夢，不能達成真正團結；因之他的逝世，雖然對埃及而言，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但對整個阿拉伯世界而言，未嘗不是「因禍得福」。因為納塞一死，蘇俄失去了一個可資利用的政治工具，沙、約、摩、科四皇室以及黎、突兩親西方政權都可免除了被顛覆的威脅，且可進而謀求反共自救之道。未來阿拉伯的領導中心，可能由開羅轉移到吉達或禮雅德（沙國首都Riad）亦未可知。

至於中東以、阿和談的前途，則以埃及的國力（財力軍力）加以新領袖的威望，似乎都不允許它再與以色列作戰；而美蘇兩國，亦不願為以、阿利益而直接介入，以致為毛共所乘，坐收漁利。所以納塞之死，對中東和談，並無多大影響；相反地對促進保守派的阿拉伯國家的團結合作，反有鼓勵的作用。

我對中東應採之行動

反共戰爭是全球性長期的。中東為戰略要地，民主集權雙方在所必爭，我們的死敵毛共，既已插足中東，則我們就不能坐視無睹，必須跟踪追擊。我們反毛反共的最有效的武器，就是除了在現有的基礎上加強與我有邦交國家間的友誼外，再利用阿拉伯人的宗教意識與愛國熱情，盡力指出共產主義無神論與伊斯蘭教義的矛盾，絕無和平共存的可能；同時揭發國際共黨企圖利用以阿糾紛來赤化阿拉伯，消滅伊斯蘭的陰謀，來激發阿人護教的熱情，發而為保衛真理的反共聖戰。目前沙王費索和伊朗李查、摩洛哥國王哈珊二

世等所共同發起的泛伊斯蘭大會，就是為上述的目標而組成。我們似可藉這一世界性宗教組織，展開反毛反共的鬥爭，相信我們在中東的地位，不但不會減低，且有逐漸好轉的希望。

谷正鼎先生：

共匪插足中東在挑起美俄大戰

消滅共匪實為正本清源之辦法

關於納塞死後對於中東和平雖然有相當的影響，但也不能估計過高。中東以阿間的戰禍，大多是由於納塞的煽動，蘇俄共產勢力的侵入中東，也是納塞的勾引。最近他之所以表示接受和平建議，乃是由於情勢所趨，受蘇俄的控制，不得不如此耳。因為自納塞於一九六七年發動戰爭，迫使聯合國和平部隊撤退，封鎖蘇彝士運河及阿卡巴灣後被以色列攻擊，一敗突地。為求生存向蘇俄求援，完全倒入蘇俄懷抱。於是大量的俄援，飛機、飛彈、大炮、坦克、源源湧入埃及，飛彈、飛機等新式武器均由俄人駕駛，隨之而來的技術人員達二萬之多，這些大都係共黨特工。此外經濟的建設與維持亦仰賴俄援。隨着軍事經濟之被蘇俄操縱，埃及在政治、外交方面已失去自主，和戰大計，都必須聽命於蘇俄。納塞在接受和平建議前，即曾到莫斯科商議，居留十九日之久，其中情形可以想見。在與毛匪矛盾對立，而共匪又積極向中東擴展的情勢下，目前的蘇俄是不願在中東與美國挑起戰爭的。美國強硬，它便退却，美國鬆怠，它又進逼。它在中東煽動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作戰，它也不希望以色列滅亡，而是希望在以、阿長期對峙衝突中，利用威脅利誘、滲透顛覆的手段，來達到它偷雞摸狗，赤化整個中東的目的（包括以色列）。納塞生時要聽命於蘇俄，納塞死後其繼任者更要聽命於蘇俄。蘇俄總理柯錫金藉弔喪為名，在開羅停留五日，即係為埃及領導人選之指導佈置。納塞對外聯俄，但對內反共，憑他的威望，在埃及尚可遏阿共黨發展於一時，但他死後，其繼任者之能力恐難與他相比，而埃及內部共黨勢力恐將膨脹，埃及赤化之隱憂，殊為可慮。至於和戰大計的決定，要取決於蘇俄，與納塞的生死無關。共匪在巴勒斯坦游擊隊及南葉門的滲透，有相當的進展，對阿拉伯國

家的分化亦在積極進行。共匪破壞中東和平，旨在挑動美俄核子大戰。因為中東戰爭的持續與擴大，極易使美俄兩國捲入直接衝突的漩渦，演為核子浩劫大戰，以便共匪坐收漁人之利，這對共匪是極端有利，也就是共匪現正在中東千方百計破壞和平，鼓動戰亂的原因。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簽訂後，使蘇俄得解除西顧之憂，能集中力量於東方以對匪。在此情形之下，共匪大感恐慌，總是企圖在中東挑起美蘇大戰，以減輕蘇俄的壓力。中東以阿之爭本來就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有俄共的打進，使此問題更難解決，現在又有共匪的滲入，使此問題變質，如不消除共匪，則中東問題根本無法解決。我們應力主維持中東的和平，根據聯合國決議及憲章的精神，來解決以阿雙方的爭端。希望各方凜於共匪的陰謀，彼此互讓，以維和平。同時我們更應喚起中東國家的宗教精神與民族意識，來對抗共黨的滲透顛覆。我們相信共黨的宣傳雖能欺騙於一時，而共黨侵略終將被中東各國的宗教精神與民族意識所摧毀。

趙惠謨先生：

停火期間延長以埃談而不和

預言將創新國促成中東和平

主席、各位先生：本人今天想就「中東和平的展望」這個問題，提供一點個人的淺見。題中的「展望」兩字，當然是指將來可能發生的事件，而並不是確然的必定要發生，這是要預為聲明的。本人對本問題想分為下列兩點說明：

第一、在最近的將來，停火期間延長，以埃談而不和。

在討論停火期間延長問題之前，我們應先瞭解所謂中東問題，明為以色列埃及之戰，實則為蘇俄與美國之爭。而美俄在中東的外交戰略，則是蘇俄攻而不戰，美國守而不退，惟雙方各有其最大限度。美國在中東為欲確保其在地中海第六艦隊之側翼安全，以及在阿拉伯國家已獲之石油權益，對於地中海東岸之黎巴嫩與以色列，與波斯灣之沙烏地阿拉伯與科威特，及介在中間作為聯繫之約旦王國，這一地帶是認為美國勢力範圍，堅守不退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艾森豪總統之決然派軍登陸黎巴嫩，與本年九月中旬，

尼克森總統明白表示並準備派軍進入約旦，阻止敘利亞干涉，即其明證。蘇俄自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事件發生後，即以全力軍援經埃及與阿拉伯國家，欲趕走美國在中東之勢力。十餘年來不惜採取猛烈外交攻勢，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幾已全入其掌握，並遠及紅海之葉門。其在地中海東部之海軍力量，亦幾駕凌美國。但蘇俄在整個國策上，極不欲對美國作核子大戰。近年來因為在遠東與匪共相互衝突備戰，更不願在中東與美國作戰，讓匪共在遠東坐獲漁人之利。

本年八月七日，以埃雙方之接受並實行停火，其間和平建議雖係由美國提出，而埃及總統納塞之不願若干阿拉伯國家之反對，而勉為接受，則盡人皆知係彼在莫斯科訪問時，受蘇俄之壓迫說服。九月廿八日納塞猝逝，蘇俄總理柯錫金在往埃及參加葬禮時，特發表聲明，鄭重指稱：『由已逝納塞總統堅決主張以政治解決中東爭執之路線，蘇俄將繼續給予最大之支持。』其所謂「政治解決」，即係明白反對重啓熱戰，主張繼續停火。其說明係納塞所堅決主張，更藉以塞埃人反對延長停火者之口。在美國方面，尼克森在九月初訪問南斯拉夫時，不僅本人表示停火應予延長，並促由狄托表明，「中東問題下一步驟應謀使延長兩個月前的停火，藉謀恢復以埃和平會談。」尼克森在繼續訪英時，更與英首相希斯，共同聲明，中東停火期間，應予延長。此即美俄雙方同主延長停火。

在以色列方面，據十月四日合衆國際社特拉維夫電，以國防部長戴陽曾說，他希望蘇彝士運河沿岸的停火，能超過原規定的九十天的期限，而加以延長。又說，他個人認為在九十天的停火期限過後，停火線上，根本不會再有戰鬥。以國外長依班在十月九日經過倫敦時，亦發表談話，希望停火期間延長，成為永久性的停火。以國總理梅爾夫人（十月十三日合衆社特拉維夫電）雖稱：『倘若埃及在十一月五日停火期滿後，重啓戰火，以色列將恢復戰爭。』亦明白表示，以色列願意停火延長，而於期滿後將不首先作戰。

在埃及方面，據美聯社十月十一日開羅電：『埃及今天宣佈，除非以色列參加由聯合國調人賈林所主持的和平談判，埃及將不延長為期九十天的停火。但埃及外交部一名高級官員稱，我不想予人一種印象，認為我們將在十一月五日開始射擊。停火為一項承諾，如果以色列不重新加入和談，我們想要解除這項承諾的束縛，如此而已。』即埃及政府雖知停火於以色列較為有利，

而以以色列重新參加和談爲停火條件。但蘇俄既不欲熱戰重啓，埃及在納塞猝逝、領導無人之際，將不敢冒大不韙而公然首先開火，引起國際之責難，內部之紛亂，而會讓雙方停火，不延自延。即美俄以埃四國對於中東停火期間，或情願或勉強，或公認或默認，均極「可能」讓其自然延長。

關於以色列埃及兩國間之和談問題，在目前首爲如何能使以色列應埃及之要求，重新參加和談。八月七日以埃雙方實行停火以後，即由聯合國指派以前曾擔任以埃和談中間人之瑞典駐俄大使賈林，重作馮婦，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分別與以埃雙方代表開始和談。惟雙方初以談判地點，繼以代表人選，爭執多時，後來總算雙方同意派出代表，在紐約經由賈林大使，開始談判。乃以埃及藉停火時機，將俄製薩姆飛彈基地，向蘇彝士河靜止區移進，威脅在蘇河東岸設防之以軍防地。初由以色列強烈抗議，繼由美國空中照相證實。以色列乃訓令其代表退出和談，並要求埃及將向前增移之飛彈撤退至原基地，始允重行參加和談。埃及對以色列及美國之指責，則斷然否認，謂所指新增飛彈基地，在停火前早已存在，並謂美國空中照相，可能「爲其偽裝之飛彈基地。」並反以以色列重行加入和談，爲延長停火期間之條件。目前以埃雙方堅持，刻正由美國向蘇俄進行交涉，希望能得一折衷辦法，使停火與和談，能同時一則延長，一則續開。以美俄雙方之不願熱戰重啓，與對於以色列與埃及，各具有特殊軍援上壓力，當可尋得一能爲以埃雙方同樣接受之折衷辦法。

以色列與埃及能續行談判爲一事，以埃之間能否經由談判而獲致和平，則又爲一事。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以埃戰爭問題決議之三要點爲：(1)以色列自六日戰爭所佔領之土地上撤退至原有疆界；(2)阿拉伯國家終止對以色列的敵對態度，即承認其生存權；(3)建立安全而爲雙方認可之邊界。以色列爲戰勝國，當然要求先確定彼認爲安全之邊界而後撤退；埃及爲戰敗國，西奈半島全被敵人佔領，爲顧全國際顏面，當然要以軍先行撤退，再談邊界問題。至於敘利亞之哥蘭高地，與約旦河西岸暨耶路撒冷城區管理諸問題，牽涉更爲繁多。美國對於中東和平，雖渴望能早日獲致，以免捲入另一次如越南之國外戰爭。蘇俄則爲欲加強並增高其在中國阿拉伯國家之滲透與控制，正好利用此不戰不和、以色列與埃及諸阿拉伯國家相互敵視對抗之局勢中獲取戰術利益，阻撓中東和平之早日達成。此即

談而不和之又「可能」。

第二、在不遠的將來，經由聯合國創立巴勒斯坦共和國，促成中東長期和平。

所謂在不遠的將來，可能是三年五年，可能是十年八年，更可能還要長遠些。因爲從一九六七年的六日之戰，到現在已逾三年。從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事件，到現在已十五年。再從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告立國至今，更已達廿二年。

中東局勢之主要推動者，如以上所說，爲蘇俄爲美國。埃及靠蘇俄之軍援，以色列靠美國之軍援。美俄相當協調，即可有以埃停火九十日之實現。但自六日戰後，三年以來，以埃之外另有一新勢力出現，即爲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逐漸長成，日益強大。在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境內及加薩走廊，有數逾百萬之巴勒斯坦難民存在，在敘黎約境內，有組織有戰鬥力之游擊隊已達三萬餘人，持有武裝之民軍，更不計其數。游擊隊已有中央委員會之組織，統一行動，其領袖阿拉法特已被邀出席阿拉伯聯盟十四國元首會議，九月下旬在開羅會議，更與約旦國王胡笙分庭抗禮，由埃及故總統納塞調解，簽訂約旦陸軍與游擊隊之停戰協定。儼然另一政府，另一國家。此一新勢力之另一可怕之新因素，則爲兇狠強暴之匪共惡勢力，已滲透其中。巴勒斯坦游擊隊，不僅曾派人到北平受匪共之游擊戰術訓練，不僅其較溫和而接近納塞之主要領袖阿拉法特曾到北平訪問。據倫敦每日電訊報十月六日報導，在此次約旦十日內戰中，阿拉法特曾公開談話，對北平給予安曼游擊隊的幫助，表示感謝。並說明共匪運送軍火之船隻，係停泊在鄰近伊拉克的阿拉伯港口，槍枝與彈藥卸下後，經由伊拉克運到約旦的游擊隊據點，交予使用。此外約旦政府於十日內戰結束後並稱在難民營中，發現不少共匪宣傳文件與毛匪語錄。是共匪對於巴勒斯坦游擊隊，不僅訓練其幹部，直接接濟其所使用之軍火，並且深入宣傳，想使其成爲彼在中東活動之主要工具。共匪在阿拉伯半島，介於紅海與波斯灣之南葉門國已與極左傾之政府密切結合，建立其在印度洋及中東之堅固基地。伊拉克與敘利亞之復興黨政府亦均左傾，反對納塞接受美國和平建議，對蘇俄亦表示不滿。共匪藉此正可乘機拉攏滲透。經由伊拉克之海口而接濟游擊隊，更可經由敘利亞出地中海，而與其孤立遠離之附庸小國阿爾巴尼亞取得連繫。即中東形勢，因年來巴勒斯坦游擊隊之長大茁

壯而一變，因最近共匪對其滲透接濟更一大變，中東問題之和平解決，對此一新興勢力，絕不容不特別重視。

十餘年來中東局勢於一九五六年蘇聯土運河事件後，暫時平靜而至一六七年之以埃熱戰，全由蘇俄爲擴大其中東之勢力，在外交採取攻而不戰之策略，全力軍援埃及與伊拉克及敘利亞，以攻擊以色列爲號召阿拉伯民族之團結擁護，而實則促使反對美國，欲將美國趕出中東。蘇俄一日不中止其中東之外交攻勢，中東和平即一日無獲得和平之可能。但求美國不被迫作戰，蘇俄即可在不戰不和之局勢中，增進其中東政治上的利益。最近以埃停火之實行，即由蘇俄爲求避免萬一美國被迫作戰。美國在中東保守而不退，蘇俄不必畏其損及自己已得之利益，儘可贊允停火，同時拖延談判，不使和平早日達成。但目前因匪共滲透軍援巴勒斯坦游擊隊，情勢大變。和談拖延一日，游擊隊更擴大一日，匪共對游擊隊之控制，亦必更加強一日。游擊隊因蘇俄迫埃接受美國和平建議對以色列停火談和，本已對俄不滿，而加以匪共之滲透挑撥，必將轉而親匪反俄。蘇俄爲早日阻止排除匪共在中東之插足並擴大其勢力，及維護其在中東已有之勢力，惟有一轉而與美國妥協，共謀中東和平。而巴勒斯坦百餘萬難民，則又爲中東和平問題之中心。百萬難民一日存在，游擊隊即將日更增多，匪共亦將更加滲透利用。且爲人道計，爲正義計，亦絕不容百餘萬巴勒斯坦人，永度其暗無天日之棚帳生活。而難民問題之根本解決，則唯有經由聯合國，在約旦河西岸，原巴勒斯坦領土上創立一巴勒斯坦共和國，使巴勒斯坦人民有其土地，有其主權，有其國家。

蘇俄對於此一新國之創立，似已有其初步構想。今年八月納塞訪問莫斯科時，與俄政府所發表之聯合公報，即曾宣稱將與巴勒斯坦人民團結一致，並呼籲世界愛好和平人民幫助，迫使以色列放棄武力擴張政策，徹底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維持中東永久和平。今年十月十二日美國新聞週刊 *News Week*，又載納塞於逝世前曾與游擊隊首領阿拉法特作下列之談話。納塞問：『你想，要好久才能解放巴勒斯坦，消滅以色列。』阿拉法特在停頓長思之後答：『大約廿年。』納塞問：『假如我在廿個星期之內，能給你半個巴勒斯坦，如何？』阿拉法特答：『不行，除了建立一個民主的多種族的近代國家以代替以色列外，我們絕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納塞：『假如你要等待以色列消滅，從現在起，你還得等好幾代（每一代指廿五年）！』這

節談話，暗示納塞願在約旦河西岸，原巴勒斯坦領土，建立一巴勒斯坦共和國以根本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尼克森總統九月下旬訪問南斯拉夫時，亦鄭重宣稱，和平解決中東問題，應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在內。十月三日貝魯特的游擊隊電台廣播，指控約旦國王胡笙和尼克森總統策劃在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地區，成立一個小的巴勒斯坦國；並謂以色列亦暗中支持這項進行建立新國家的計劃，以消滅游擊隊運動。美聯社十月三日耶路撒冷電稱，約旦河西岸的一個新阿拉伯組織，將尋求在聯合國支持下，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在以色列佔領區內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並稱這個團體要求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獨立的領導集團，拒絕約旦國王胡笙和巴勒斯坦游擊隊的領導。

綜合上面的報導，即蘇俄美國約旦埃及以色列與非游擊隊的巴勒斯坦難民，或明示或暗示都在企圖在約旦河西岸成立一巴勒斯坦共和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廿九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即曾決議，在原由英國託管之巴勒斯坦領土上，分別成立以色列國與巴勒斯坦國。以色列接受而巴勒斯坦人民及阿拉伯鄰國反對，終以一九四八年戰事失敗而成爲難民。一九六七年六日之戰後，難民問題因游擊隊之成長而更形複雜嚴重。約旦河西岸，爲原由聯合國劃爲巴勒斯坦國家的領土之一部，面積雖只五千六百餘平方公里，而土地肥沃，適於耕種聚居。目前在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之難民共約一百十萬，而黎巴嫩以一百七十五萬人口，亦僅有十萬四千方公里之土地。以色列人口二百六十五萬，面積亦只二萬七千方公里，且有沙漠地帶。故在約旦河西岸成立一巴勒斯坦共和國，實有其歷史上地理上與情勢上的可能，而亦爲唯一可以澈底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防止匪共由滲透掌握巴勒斯坦游擊隊而使中東局勢更加紛亂之唯一有效的可行辦法。

巴勒斯坦共和國之創立，應本聯合國一九四七年決議之原意，由聯合國負其全責。因人因時因地，務求新國之成立，以色列與阿拉伯鄰國及巴勒斯坦難民均能相互尊重，相互讓步，相互承認。以巴兩國，共存共榮以維持中東之永久和平。蘇俄若能有此覺悟，認清匪共圖謀；美國以色列若能認清不容再拖，盡力促成；阿拉伯鄰邦與巴勒斯坦難民，認清現實環境，不再敵視以色列；則在不遠的將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或再一代，本人之期望與預言，終有實現之一日。

以上兩點展望，粗淺陳陋，敬請諸位先生指教！

張彝鼎先生：

埃及之戰得力石油國家支援

對宗教信仰應有適當之安排

本人聽過各位報告後，尚有兩項資料補充：

一、中東地區，尤其是波斯灣沿岸，是世界石油蘊藏最豐富的地區。根據數年前的報告，除大陸礁層不計外，陸地的石油蘊藏量，以科威特為第一，其蘊藏量，約等于美國陸地蘊藏量的兩倍。沙烏地阿拉伯次之，其石油蘊藏約等于美國的一倍半。伊朗次之，地下石油，約與美國相等。伊拉克又次之，石油少于美國，但仍與蘇聯加上羅馬尼亞的石油量相伯仲。沿波斯灣之

阿拉伯半島九個小國，亦以生產石油著名。因此這些國家能在以阿戰爭中，以大量經費支援埃及及約旦作戰。

二、關於民族主義問題，民族主義而以強烈的宗教力量支援，這種宗教狂熱，可使民族主義戰爭「聖戰化」。即不顧其他一切考慮（包括劫持飛機、扣留人質等非法的作戰方法），祇為繼續「聖戰」，而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巴勒斯坦游擊隊，似乎有此種決心，此種決心的基礎，是宗教狂熱。以阿戰爭，如能獲致和平，須對於宗教信仰有適當的安排，逐漸減除戰爭的「聖戰性」。

我國如爭取阿拉伯國家友誼，亦應同情其宗教信仰，方能收到效果。對於此種宗教狂熱，不應僅以一般難民問題視之也。

主席結論：

將各位的意見，作一簡單的歸納：
今天承各位專家學者發表許多高論後，我覺得大家對中東問題，都有深入而正確的觀察和研判。現在且

(一) 納塞逝世對世局的影響：大家似乎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納塞死後，以阿和談前途更為渺茫，其主要原因是納塞死後，阿拉伯國家中缺乏有威望的領袖人物，致使阿拉伯國家將成為羣龍無首的狀態，和談將無法順利進行。另一種看法認為，納塞死後，埃及國內再也沒有像納塞一樣有聲望的卓越領袖，因此埃及新政權可能有所讓步，以色列要求埃及將飛彈撤回原處，也可能因為納塞之死，埃及的態度與立場或將軟化，因此，以阿和談也就有轉機的可能。前面兩種看法雖然不同，但均有可能。我個人雖認為納塞死後，可能有助於以阿的和談，但今後情勢的發展，實在很難預料。

(二) 巴勒斯坦游擊組織與約旦危機：大家都認為巴勒斯坦游擊組織受蘇俄的影響較大，但是從最近情勢的發展來看，共匪對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的影響已大於蘇俄，尤其是最近一連串的劫機事件，其背後可以說都是由共匪一手指使策劃。所以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目前似乎已成為匪俄在中東互相鬥爭的工具，很值得我們注意。因此我們應促使阿拉伯國家充分明瞭共匪之陰謀，以免誤入赤色陷阱。

(三) 以阿和談的前途：對於這一問題，到會的專家學者的意見都很接近，大家都認為以阿和談可能會繼續進行，但是中東糾紛却未必能夠獲得妥善的解決。不過中東大戰的爆發，大家也一致認為最近不大有可能。

(四) 美俄的中東政策：美蘇兩國的中東政策，在基本上有很大的差異，蘇俄希望中東陷於長期混亂狀態，俾能加強其對阿拉伯國家的控制與影響，因此它希望中東停留在不戰不和的狀態，進而在混亂中獲取漁利。美國對中東的政策，無形中要

受到國內猶太人的影響，所以不能不支持以色列的存在與立場，因此美國確想謀求中東的和平，但事實上，因為蘇俄缺乏誠意，中東的和平恐很難達到美國所預期的希望。

(五)中東和平之展望：由於美蘇對中東政策的基本立場不同，長期下去，以色列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優勢，一旦阿拉伯國家在蘇俄的大力援助下，勢力駕凌以色列之後，則中東局勢對西方國家殊為不利。因此，我們應該有所作為，尤其應注意下列三項目標：(1)對與我有邦交阿拉伯國家加強外交工作，使它們真正瞭解匪俄的陰謀；(2)使美蘇兩國知道，共匪對中東的野心，進而使它們對中東和平的基本觀點能漸趨一致，共同抵制共匪在此一地區的滲透顛覆活動；(3)我們應改變以往傳統的統外交方式，採取革命外交的方式與精神，尤其在宣傳方面應有嶄新的作法。

論尼克森的印支和平建議

陳紹賢

尼克森總統於十月七日晚發表電視廣播，提出對中南半島和平五項建議，聲言這些建議已與越南、寮國和柬埔寨政府討論過，獲得它們的充分支持。他并強調，他是以「維護自由」的精神來提出和平的建議，要求北越的領袖們以同樣精神來回答。

這五項建議發表後，立即博得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贊同。自由世界的一般反應也都讚許。次日，尼氏在喬治亞州的汗特 (Hunter) 軍用機場對一羣飛行練習生說：「我們將在越南獲得一種正當的和平。」他又對記者們說：「昨晚我宣告的印支和平建議，得到國內強力的支持及世界上很好的反應。北越的反應，驟然看來，似是拒絕了。但是，我們期待在約莫一週內，他們有更認真的答復。北越曾指望美國內部分裂，現在我感激國會兩黨的支持。」(註一)

北越於十月十四日答復，拒絕尼氏的建議，指斥其為「一種欺詐的表現」，對「美軍撤出及南越政治解決問題不作明白的表達。」翌日，白宮發言

人齊格勒 (Donald Ziegler) 宣稱，河內反對五項和平建議，乃其傳統的講價技術 (Bargaining Technique) 所使然，他們將會繼續研究的。同日，國務院對北越「外交部」的拒絕聲明，也認為那不是河內最後的話。美國官方的這種表示，可能不是出於自我解嘲，因為巴黎秘密談判尚在進行。尼氏的五項建議能否有何結果，試分論之。

一 就地停火

和平建議的第一項是「就地停火」——中南半島的一切武裝部隊停止射擊，留在他們現在所據的陣地。以此為立即談判的題目，希望其將打破談判的難關。

尼氏聲明，就地停火沒有先決的條件，但須採用幾項原則：一、停火須受國際觀察員及有關各方的有效監督；任何地區的停火受破壞，就須迅速與